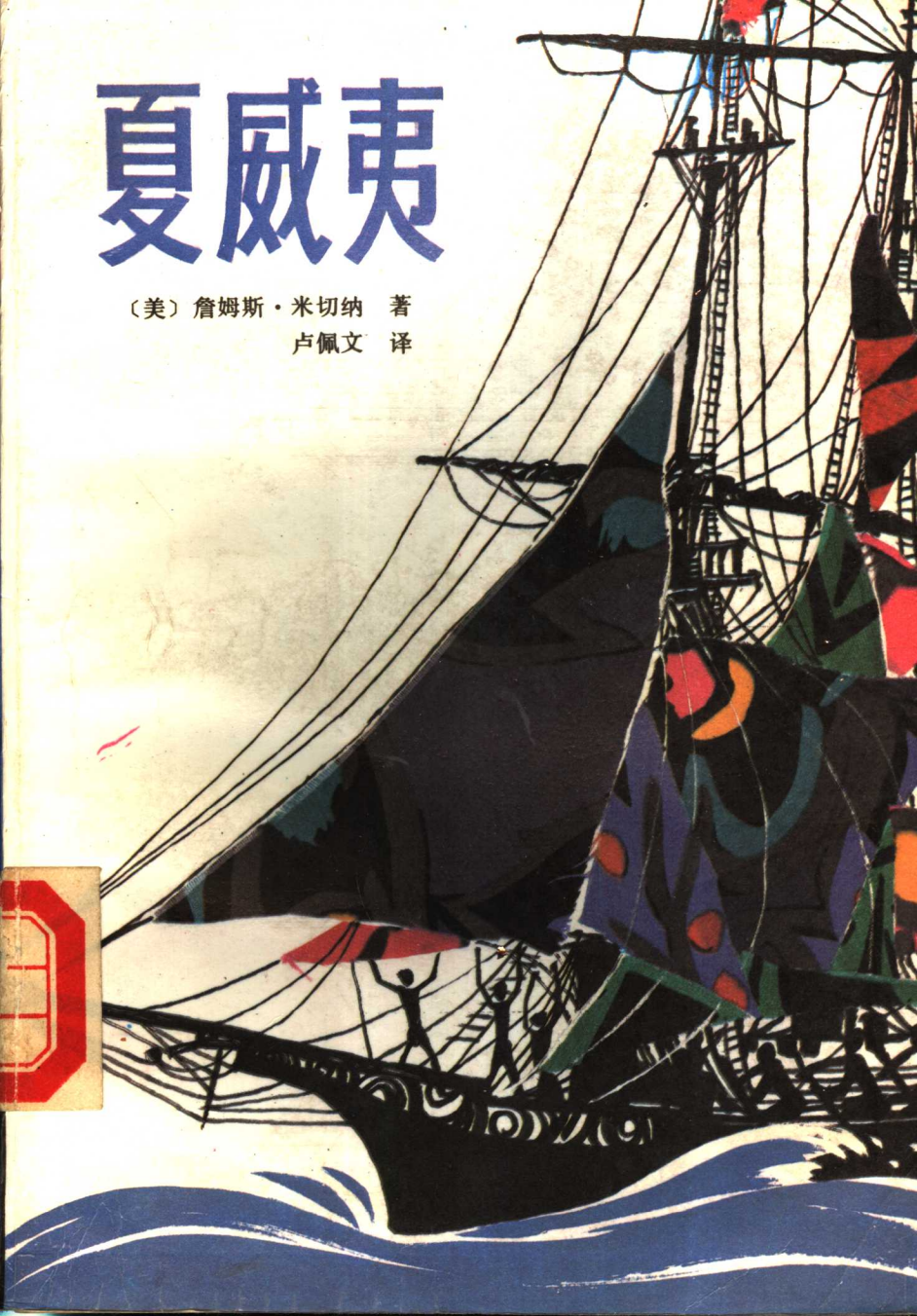


夏威夷

〔美〕詹姆斯·米切纳 著

卢佩文 译



外国通俗文库

施咸荣 主编 47.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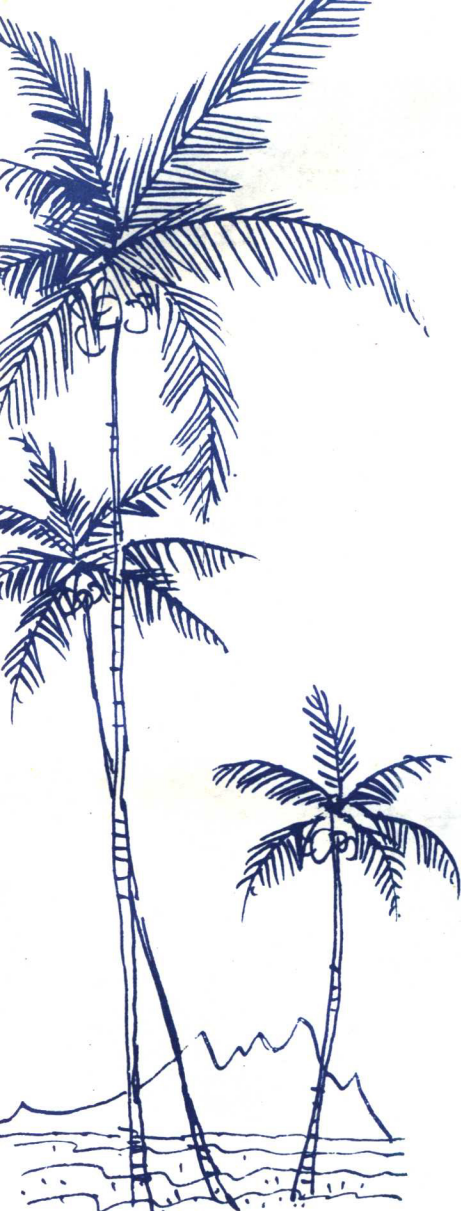
29

下

5-1

夏威夷

(美) 詹姆斯·米切纳 著
卢佩文 译



美丽的夏威夷 总价87.8

漓江出版社

• 外国通俗文库 •

夏威夷 (上、下)

〔美〕詹姆斯·米切纳 著

卢佩文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5 插页 8 字数 747,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ISBN 7—5407—0160—9/I·127

统一书号: 10256·307 定价: 6.45 元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 帧：刘绍荃



三个侵犯者遇到的是两个手持削尖了头的树枝的中国人。一场摸黑的恶斗开始。



“碉堡”即夏威夷。批文决策无不以此为准。



“从今以后，若有哪个美国人再对我们的日裔公民的忠诚表示怀疑，我不会和他辩论，我要把他的满口牙齿踢掉。”



夏威夷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人……是完全的现代人，地道的美国人，然而对古老的东西，对东方，不但理解，而且合拍。他们为这样的人创造了一个名字：黄金人。

这些苦贵，从表面上看，谁也料想不到他们心中的爱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确，有些老妇人已经风烛残年，她们不愿离开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而如今患上麻风的老伴，是可以理解的。还有的是老夫娶了少妻，愿以残年陪伴得了绝症的年轻妻子，这也能理解。但是看到有些青壮男女爬上跳板去抚慰并无吸引力可言的男人或女人，人们不禁暗想：“一个这么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什么自愿为了这么一个女人去麻风岛？”答案只有一个：为了爱。

十岁的小女孩没有苦贵，美丽的基瑞也没有。但是人们普遍感到意外的是看到中国女子玉珍上了船站立在她丈夫旁边。当她走到跳板跟前时，基莫和艾比基拉这两个胖大的夏威夷人又上前去拥抱她。艾比基拉往她的黄皮肤朋友瘦削的肩上套上媚尔叶环，说：“我们一定爱你的孩子。”

跳板咯吱吱收回船上。系在船首的牲畜发出呜咽似的叫声。岸上的人喊着“哦哀！哦哀！”。“基劳伊亚”号载着可怕的负荷往大海驶去。在书房里的惠普尔医生听到开船的汽笛声，祷告说：“愿上帝对他们慈悲。”在所有听到刺耳笛鸣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等待着玉珍和满基的是什
么。他到过麻风岛。

要把第里的麻风病人送去的是莫洛凯岛，夏威夷群岛最美的岛屿之一。它躺在蔚蓝的太平洋上，形状象一只戴着手套的左手，手腕朝西，对着瓦胡岛，微微握拢的手指朝东，对着毛伊岛。莫洛凯的南半部是一片连一片缓缓起伏的草原，但是因为雨少，草地往往枯黄干裂。北半部多悬崖峭壁，有些山峰奇险，可称群岛之冠。在海边拔地而起的悬崖往往绵延几英里。海拔有的超过三千英尺，向海的一面全是

石壁，但是两侧的峰峦间瀑布成群，陡峭的山峰夹着幽深的狭谷，往里走不远往往又是迎面一垛高入云霄的石壁。这些峡谷也许是夏威夷最幽雅的胜景。成群的白山羊在海边的石崖间倏忽而过。船只经过这里时，除了笔直的石壁和飞瀑外，能见的就是在人迹难到处奔蹕的众多的山羊。所以，莫洛凯的南部沿海草原地带虽有两千左右居民，但是北半部并无人烟，与南半部之间也没有道路可通。

景色奇伟的北半部一侧有一个象拇指形状的突出部分，形成小小的绿色半岛。这里，自然景色美得象诗，从夏威夷人所能记忆的历史开始时起，就有渔夫在这里安居乐业，形成愉快的社会，把这个地方叫做卡拉韦奥。

1865年，也就是姬满基夫妇离开中国的那年，夏威夷政府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人们称之为“迈伯”的新疾病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传染病。这种恶疾既非来自中国，也非只有中国人才会染上，可谓名不符实。可是，反正要想办法隔离。于是，天堂似的卡拉韦奥半岛给划成了麻风病人聚居区。半岛上原来的居民给赶走，“基劳伊亚”号开始运来一批又一批麻风患者，在这么奇丽的环境中，设下这么可怕的地狱，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

1870年11月1日，“基劳伊亚”号在半岛东面近海抛锚，沿海的岸上并无任何沙滩，只有刀削般的摩天石崖，崖脚波浪迭溅，崖顶山羊出没。船长命令打开一部分栏杆，由水手把大箱的盐腌牛肉、咸鱼和芋粉推入海里。卡拉韦奥岸上的麻风病人跳进波涛，游过来把一箱箱食品往岸边推去。这个半岛根本没有码头可以装卸货物。船首的牲畜也是照此办理，推下海以后由病人拽上岸去。

一条长艇放落在海面，由三名水手驾驶。随船押送病人

的警官下令打开笼门，点着名监视男女病人下艇。把病人打发下艇，政府的责任就算完成了。警官在船上望着长艇把人赶上岸，再回来送第二批。四十个麻风病人全都给扔在那里了，没有衣服，没有钱，没有食物，更没有药品。

病人送完，警官向苦贵们宣布：“现在你们可以去找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作伴。这是你们自愿的，与政府无关。你们愿意上岸去和麻风病人一起生活？”

苦贵们望着既壮丽又狰狞的麻风岛，几乎答不出话来。

“我愿意，”一个老人说，爬下了长艇。“我愿意，”一个年轻的妻子说，也战栗着下到长艇。警官最后问到玉珍：“你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玉珍答道：“我愿意，长艇划动了。玉珍离卡拉韦奥麻风病人聚居地越来越近了。”

绿色的半岛靠近了，玉珍看不到高聳着什么房屋，未免意外，问一个划船的水手：“房子在哪里？”水手避开她的目光，回答说：“没有房子。”

没有任何称得上是房子的房子。有几座草屋，还有几座五年前迁走的夏威夷人留下的已经半倾塌的破屋。除此之外没有房屋，也没有医院、商店、政府办事处、教堂、公路、医生或者护士。

长艇靠岸了。没有人动。等了一会儿，一个水手说：“卡拉韦奥到了。”苦贵们从呆视中惊醒过来，站起身来上岸。

“阿罗哈，”长艇划走时，水手唤了一声。“基劳伊亚”号驶走了。玉珍一面在病人堆里找满基，一面问：“医院在哪里？”

别的麻风病人称他为考罗努依——《圣经》里的大扫罗的变音——的一个高大夏威夷人听到了玉珍的这句问话。大扫罗没有鼻子，手指也剩下不多，但仍然是个有力气的大

汉。他走到玉珍面前，用夏威夷语吼道：“这里没有法律。除了我的命令，什么也没有。”

新来者对岛上的情形和玉珍一样吃惊，但是大扫罗没有理会他们，只用残缺的手指着玉珍这对华人夫妇，说：“你们带来‘迈伯’！你们另外住。”

“住在什么地方？”玉珍鼓起勇气问。

“另外住，”大汉说着，眼光一转，落在仍簪着鲜花的年轻的基瑞身上。他朝她走去，大声说道：“这个女人是我的。”

基瑞恐怖地朝后退，浑身发抖，想躲开这个没有鼻子、双手也已残缺不全的大汉。大扫罗看在眼里，似乎是为了给她上一堂要命的课，一把抓住手臂将她拖了过去亲嘴。“你是我的女人，”他再次宣布。

玉珍指望有人能挺身而出痛揍这个大汉。没有人出来。玉珍和其他所有人开始逐渐明白卡拉韦奥的可怕现实。大扫罗紧紧搂住基瑞，目光逼视着所有新来的人，又说了一遍：“这里没有法律。”

没有法律，拉韦奥没有任何天上的或者人间的法律。

空荡荡的半岛上没有医没有药，甚至饮用水也没有可靠来源。食物完全靠“基劳伊亚”号来时踢下海来的木桶和牲畜，多少也不一定。事实上，麻风病人给赶到岛上的时候除了死亡判决之外一无所有，至于他们在死之前如何生活，无人过问。

如果说新来者中间还有谁有不同想法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打破了其幻想。基瑞美艳逾常，何况皮肤上毫无溃疡，在周围恶疾业已发作的人中间尤其显得特殊。大扫罗和他左右的无赖看得性起，等不得天黑便三个人一起动手把

她拉到一截断墙后面。大扫罗的两个帮手都是身上皮肉已经多处腐烂、脱落的怪物。“夏威夷抛弃了我们。我们快死了，可是有谁想到我们。”这样想着，他们把基璠拖到墙后，马上用残缺不全的手撕去她的衣衫。

“不要！不要！”基璠哀求，但是什么也制止不了这三个饥饿的男人。衣服剥光以后，这三人欣赏着，掐着，摸着，嘴里嘻嘻笑着，然后轮流着两人把她捺住，一个扑上身去，直到她昏迷在地。

大扫罗和他两个随从把基璠霸占了五天，然后，别的自认为还够力气挤进这一伙的人也都可以参加。看见基璠没有烂疮的裸体，这些人回想到他们还是健康男人的那些日子，便象饿狼般作践她。

官三 淋淋

大扫罗有时离开这个少妇去对麻风病人发号施令。他坚决命令玉珍夫妇单独过日子，所以他们只好留在与六百个等死的男女隔着一段距离的地方。开头六天，他们睡在光秃秃的地上，后来找到了一截断墙，用树枝和树叶换着墙搭了一个聊遮风雨的窝棚，但是睡只能睡在地上。一次大雨后，在水里躺了一夜的满基得了肺炎，差点死去。于是民玉珍用手挖土，垒成一片高于平地的小平台，睡在上面雨水不会积水，除非雨特别大。

官三 淋淋

这两个受歧视的中国人是不许挨近食物桶的，要等别人都分到手以后才能过去领，但是按照大扫罗的命令，只能领到别人的一半，所以要不是玉珍善于想办法，要不了多久就会饿死。她在礁石缝里找到了可食的小螺，在一个从前住过人的山谷里发现了野生的能在旱地生长的芋头。她从山上采来树枝，在小土坑里烤芋头。所以，离开众人单独过活却也有些小小的好处。比起已经不能行走的病人，姬家夫妇的生

活当然要强些。

1870年卡拉韦奥有六十多个这样惨不忍睹的可怜虫：两脚已经烂掉，双手只剩下木桩般的腕部。他们既拿不到，也做不了吃的，只能爬着向别的麻风病人乞讨。他们的可怕遭遇，反映了人性的泯灭。他们脸上模糊一团，只剩眼睛和声音能使遇上的人想起这是何人；没有药，没有床，没有任何照料，在卡拉韦奥沿海蠕蠕爬动，直到死去。他们死后往往连坟墓也没有，暴尸在日光下，等到成了枯骨，别人捡了扔进山沟。

火奴鲁鲁有关当局有时忘了派“基劳伊亚”号送来食物，这种时候岛上更是一片恐怖。大扫罗和他的随从把剩余的食物全部据为己有，谁想染指，得到的只有毒打。死亡率急剧上升，每天有四、五个人。

大扫罗他们把年轻貌美的基瑞占有了六个星期以后把她让了出来，谁想要都可以。她身上总算有了一件破衫遮体，但是从她穿衣服的样子可以看出，上帝对她发了慈悲。她疯了。她瞪着发直的眼睛东转西悠，忘了过去，不知道现在。无论哪个男人想要她，只要把她拉到他睡觉的那个角落，在又冷又硬的地面上愿意睡多久就多久，玩够了，把她一推，她就睁着迷惘的眼睛，象幽灵似的走向别处，遇到下一个要她的男人又把她带走。卡拉韦奥的女人可怜她，但是她们自顾不暇，并无一个来照料可怜的疯女。

到了第四个月，1871年2月，基瑞体内的毒发作了，只不过两三个星期就把她变成了一具可怖的行尸，肿得很大的脸上布满厚痂，快脱落的嘴唇不停哆嗦，两乳又红又肿。没有男人再理她，但是她在疯病发作时常撕掉褴褛的衣衫，露出周身脓疮，慢腾腾走到大扫罗或者他的两个副官面前喃喃

说：“现在我愿意再和你睡觉。”她成了麻风社会的麻风，男人看见她走近便躲开。最后，大扫罗说：“该有个人在头上给她一下。”于是，在一个月黑的夜晚，有人这么干了。她在路上死了两天才给人拖去埋了。

当然，女人在卡拉韦奥都不安全。大扫罗一伙想要谁就要谁。没有男人保护来到半岛的女子尤其悲惨，因为她们往往病情尚轻，一再遭到没有面目或者没有手的人的强奸！虽然痛不欲生，却又无法逃脱。因此，卡拉韦奥有许多女人常常失神地哭叫：“我有什么罪，上帝这么惩罚我？”

在卡拉韦奥的堕落中，也有女人兴风作浪。不少女人在遭到社会遗弃后自暴自弃，把一切置之度外。她们帮男的用某种棕榈植物和白薯酿制劣质烈酒，酿成后成帮狂饮，可以连续几周醉醉醒醒，又叫又骂，男男女女赤身裸体当众交媾。

那些年头若有人想看看人类究竟能冷酷到什么程度，他应该到卡拉韦奥去；在那里不但能看到麻风病人的惨状，还能看到人的愚蠢。半岛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一下雨连绵不断，一刮风寒冷难当，西部气候宜人。可是，当初选择地点的人却把阴冷的东部定为麻风区，从此以后政府也从未想过把地点改到并无任何居民的西部。东部紧挨着高山，阳光来得晚，去得早。最可叹的是虽然山涧瀑布有上百处，但是没有造任何水渠把水引到聚居区。最初曾经有过一根细管引水，但早已断裂，所以用水只能从几里外用手提回来。没有苦贵照顾的病人临死时往往渴得哀求四五天而至死都得不到一口水，火奴鲁鲁的官员整整六年找不到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也没有拨出哪怕只是一小笔钱去缓解岛上的困难。有句老话：“眼不见为净。”这句话用在卡拉韦奥可谓恰当不过。

但是，要是说那几年没有任何人关心麻风岛，那也欠公正。别的岛上的勇敢的基督教牧师有时到半岛去为不愿带着罪死去的临死的人证婚。天主教神甫和摩门教信徒也偶尔有人冒险到麻风区去。凡是去过的人，都长期为人所记得。惠普尔医生在他七十岁那年也曾到过那里调查有何需要。他的报告说：“什么都需要。”有一个时期，病人中间的基督教徒的确有过自己的教堂。他们在《圣经》里找到了一段在他们心里燃起希望的话，那是使徒约翰说的：“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些麻风病人把他们的教堂——没有房子的教堂，因为火奴鲁鲁没有多余的木料给他们——叫做“西罗亚”，寄托他们生的希望，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上一定有“西罗亚池”，一定有什么药或者香膏能治愈他们的病。

玉珍的产期近了，这又是一件使她担心的事情。比方说，没有水怎么办？他们只有一只小小的容器，至于用火烧热水，根本不可能。满基安慰她说，到时候他能去找夏威夷女人帮忙，她们有水桶。但是，大扫罗不许任何人走近中国人的窝棚。玉珍在比牲畜都不如的条件下产下了第五个儿子；没有水，没有干净的布片可以包裹婴儿，没有食物催奶，没有床，甚至没有茅草可以给母子作铺垫。但是，她终于生下了脸蛋红红的小家伙。从此，她更加日夜不安。

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麻风是怎么传染的。许多苦贵在

麻风区生活几年，无时无刻不接触病人，但是没有染上麻风，由此可见这种病并不一定由接触传染。不过玉珍也知道，八岁以下的孩子与麻风病人接触久了一定会传染上，所以她一面小心照料婴儿，一面日夜盼望下一班的“基劳伊亚”号快快来。为了使婴儿长得结实，经得起风雨，她天天让他吹风，尽可能喂得饱饱的，还不时用力拍他打他，为的是使他惯于吃惊受怕。夜间，她把他紧紧搂在瘦弱的怀里。她爱他如命。

“基劳伊亚”号终于盼来了。她无比激动，但是决定在行动时要考虑周到。长艇载着第一批病人一到岸，她跨到水边对一个划艇的水手说：“我这个小孩要跟你们的船回去。”说着，她伸手想把婴儿放进长艇。但是，“基劳伊亚”的水手经常担心卡拉韦奥的麻风病人不知哪天会抢船逃跑，见玉珍凑近身子，以为这一天果真来了。水手一桨把她打开，招呼伙伴“快划走！快！”玉珍怀抱孩子挣扎着站起身来，朝正在远去的小船喊道：“让我这个孩子跟你们的船回去吧！”

“我们去问问船长，”一个水手回头喊道。长艇运着第二批人来了。“抱孩子的伯在哪里？”还是那个水手问道。玉珍跌跌撞撞奔到船边，不料那人又把孩子推开了。“船长问这孩子要交给谁？”水手问。噙着眼泪的玉珍赶紧回答：“交给惠普尔医生，大房子里的。”

“惠普尔医生上个月死了，”水手瓮声瓮气说了一句，又准备走了。

这句答复对玉珍犹如晴天霹雳。她赶紧在脑子里搜寻别的办法。“把孩子交给基莫和艾比基拉，采媚尔蔓的，”她追着喊道。

“鬼知道这两人住在哪里！”长艇又走了。但是在最后